

青海評論

時事述評

英國學者與承認偽組織

英國人素來祇顧事實，不重理論，日本既然將廣大一片的東三省完全占領去了，英國人竟認為這是他們一大市場的損失，所以可以不必拘泥正義，應顧事實，而曲意交歡日本。承認偽組織，使東三省的富源與市場，英國人也可以分彼一杯羹，對於老人帝國的崩潰，不能不算有點裨益。結果，倫敦大學國際法教授史密士，曾在泰晤士報披露一函，說英國有完全自由，可依其自由判斷，而決定承認偽滿問題。並因李頓爵士著文駁他說：在日內瓦接鑒不承認「滿洲國」決議案之國，未許有片面行動。更致函泰晤士報反駁李頓爵士國聯議案的拘束會員，不得承認「偽滿洲國」。如僅可以一致的投票取消之。則英國欲承認「滿洲國」時，英皇特權的施用，直將繫於在會各國的同意了。英國獨立權的放棄，既非國聯盟約，亦非國會任何行動所可強制。即國際法學社會名著作家旺廉爵士，也致函泰晤士報說：國際法是容許承認新成立的獨立文明國，實為一疑問。吾人縱然繼續否認「滿洲國」的存在，仍不能消滅牠。雖有李頓爵士再來一函，我們假定「滿洲國」的不存在，須至多少時候？目前因為英政府的態度，實為人們所憂慮，且足妨礙遠東的安定。國聯行動已

青海評論

第四十六期目錄

時事述評(三篇)

西北問題的探討(五)

對日問題的檢討(續三)

王二的妻

各縣巡迴宣傳視察隊日記(卅三)

待焚雜記(一)

丘威

李景森

銘珊

孟士杰

劉蔚

遭失敗，固不能予以否認，然目前所必要者，為籌一保全顏面的方式，使國聯得以脫離此種不可能之局勢。否則較薩爾伐多重要的大國，將逕行承認「滿洲國」，以獲得其經濟上的利益，於是德國咸將步其後塵，蘇俄可為其前例。畢竟還有觀察報的偏重英國承認滿洲的需要的言論，而同憶報駐平記者，並致該報一個通訊：「認為英國在滿各公司營業之所以不振的原因，實在是由於駐中國的英領事，不能保護彼等的利益。所以他主張應任命溥儀的師，使英人藏士敦為英國駐滿公使，以為這樣可以得到日本的青睞。」同時英國評論也主張「日本頃正收獲其對華政策的成果。列強對華理應一致進行的行動，現在居然讓日本獨占去了。至於英國現在遠東的勢力已等於零……：如果我們前此不犧牲英日同盟，並不聽國聯指揮，我們對於偽滿洲國的態度，那麼目前的事態，決不致於發生。惟在目前設法補救，猶不為晚，補救的方法，就是承認滿洲偽國。滿洲偽國為一前途無限制的新興大國，目前又在發展的最初階段；反過來看，我們國內的失業業已經有二百餘萬之外，而貿易又遭破產，在這樣一個局面之下，竟答應日內瓦，不與「滿」方往來，真是天下極狂妄的舉動了。我們在應酬派幹練的人員充任駐滿洲偽國的領使，並善用他們的力量，使英國在這一個新市場中，分管一樹。」

英國的輿論，常常左右英國政府的政策，所以近來日英同盟復活的聲浪布滿天下，承認滿洲偽國或為其一種必有的結果。

然而英國人必竟昧於理想，從其事實上的利益也必然落空，白白地為日本人張目，落得一個毫無信義的國際聲譽罷了。這就因為日人在滿洲無論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加緊其統制的結構，滿洲門戶祇為日本人而開放罷了；他國人無論不想嘗一樹，即是灌腸湯也或聞不着，其餘更可想而知了。可是國際情勢，變化萬端「操之於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這是萬古不滅的名言，我們自己沒有力量，去收復東北，要希望帝國主義者守正義，不承認偽組織，這是時常有失望的危險的。(成)

縣長檢定

據報載：最近省政府為檢定本省縣長，並組織縣長檢定委員會，並聘委員長及委員多人，分任其事。這樣很足以表示省政府對於改革縣政，這是一種初步的決心，值得我們稱贊。不過我在這裏不能不有幾種希望：

第一：希望這個會要切實做點事，不要虛有其名，縣長與檢定毫不發生聯繫的作用——尤其是千萬不要踏農村復興委員會青海分會の後塵，祇做到通過章程，即無下文。

第二：希望委員或負責的人不要太多，現在一切新興的事業，都犯着這個毛病。人多了，人多口雜，終究於事無補。譬如籌設圖書館，籌備委員以數十計，結果設計以至於監督建築的人祇是極少數的人，像這樣委員雖多，有何用處？

第三：省府既然決定縣長要加以檢定，那麼，目前所傳為有大批縣長調換的傳言，希望不要實現。——除貪污有據經人告發者以外，各縣縣長一律等到檢定委員會檢定合格的人員發表以後，再行以現有縣長之治績為標準，開始分別更換。

第四：有學問的縣長，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縣長未必能做事；或未必容許其做事，所以縣長光予以檢定，沒有什麼用處，我希望省政府至少要規定一個最低限度的計劃，嚴令各縣長奉行，並以奉行的進度，為獎懲的標準。

我們始終認為目前的縣長，為推行新政的基本幹隊，青海的政治如果不圖積極的刷新，青海的沒落祇有急速的增加其速度。所以記者對於省政府此項新政，致其無窮的希望。（咸）

寫給最近來青海的調查專員們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四省喪失以後，中央對於開發西北的聲浪，年來已是沸騰了全國。在大家熱烈地喊着的時候中，不但是中央方面對於西北的開發有了整個的計劃，即國內一般政教各界名流的目光，也因而而轉變了。他們知道「救民不在儘管說話，而在貴乎能夠解除人民的痛苦」；他們也知道「解除人民的痛苦，不祇是空喊口號就算了事」；尤貴乎「深入民間，探求民隱」，他們更知道「深入民間，不獨限於粉白黛黑的江南數省」，而更貴乎瞭解寶藏富源邊區的西北現狀。故在這半年來，中央方面

來青考察的同志們，你來我去的，「車水馬龍，風塵僕僕」，大有着手青海，開發青海之勢；這是一件多麼好的現象！

在這東北淪亡中央注意開發西北之際，來青考察者，祇要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實幹！實幹！硬幹的同志們，不但來至青海省會的西寧即為滿意，也可深入到青海內部去；一方面實地調查青海的森林礦產，一方面看看青海內部的蒙藏民族的生活及其一切究竟怎樣？但是各位來青後，究竟如何認識青海。這要請各位多想想。我們生在青海，長於青地，土頭土腦的這地土貨，所以對於這一點，願一知半解的提出點意見，請來青調查同志們注意一下：第一，青海省是五大民族會集的場所，再明白點講，是漢，滿，蒙，回，藏，五族人民集合而成的青省。但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比較佔有重性的，僅為漢回二族，多數漢人雖從事農業，方法不良，生產不富；蒙藏民族，雖經營牧畜，方法上亦不加改良，生計日艱，痛苦均甚，故吾人所希望者，來青考察同志的使命，不單純的為瞭解青海的森林礦產，更應重視青海人民痛苦，設法改良蒙藏人民的生活。然而，究該如何改善呢？何者宜先，何者宜後？此應望來青調查的同志們注意者一！

第二，青海的物產，是十分的豐富，尤其是毛皮與煤鹽之類；毛皮每年運往天津者，為數甚鉅，煤鹽供青甘人民之用，亦頗佔重要的地位。惜乎，青省上下交困，而不能盡量去發展，眼看利棄於地，政府與人民亦無可奈何，這

是令人最為痛心的一件事。近年來中央亦有餘力注意到開發青省了，然而，究該如何開發呢？何者為重，何者為輕，此應請最近來青的調查專員們注意者二！

第三、青省地處邊圍，文化落後，苟欲存心開發，必以教育為先決條件。青海學校教育事業；雖開辦以來，已經有十餘年來之歷史，然經費支絀；每年僅五萬餘元，人才缺乏，江河日下，令人浩嘆！，望調查諸君，注意者三！

總之，吾人所望于調查諸君者，不但對於青海實況，有詳盡的了解，並望對於青海目前困難，在調查以後，即予以解決的辦法，則為吾人所額手相慶者也！（解九如）

西北問題的探討

(五)

丘咸

二、新疆問題（續完）

本節將新疆的民族問題及作者關於解決新疆問題的意見。

新疆是有民族展覽會之稱的，所以他的民族異常複雜。大別可分為下列幾種（參考馮有真先生新疆視察記）。

一、纏回族 纏回為漢西域城郭國的遺裔，因為他們頭纏白布，所以有纏頭之稱。占全新疆人口百分之六至七十之間，在新省勢力最大，分布於天山南北各路，詳細情形，可分述如下：

1. 在哈密者，包括吐魯番，鄯善兩縣。據說原先此處

為蒙古人所居，信奉佛教。後來回教征服蒙古之後，全部改信回教，人民互相同化，因此居民的服裝亦混雜於蒙回之間。這裏的民族性，至為強悍，新疆變亂，無不發動於此處。

2. 在庫車者，包括焉耆，庫車，阿克勒等處。民性柔和。

3. 在喀什噶爾者，包括其所屬各縣，民性極純良，能勤善。

這些纏頭回，在哈密，鄯善，庫車者均有纏王，為纏回的領袖。清同治年間，新疆回亂平靜之後，以哈密回王的未曾參加，所以特受清廷封典，為世襲親王職，土地人民與司法，悉居其掌握。鄯善阿克勒回城的回王，被封為郡王，從前還有徵收捐稅之權，今日不過僅有教權而已。庫車王祇有一空銜，事權均由省府管轄。其餘喀什，和闐等處沒有纏王，由一種所謂區依的為其領袖，阿訇則掌宗教之權。

二、蒙古族 新疆民族次於纏頭的為蒙古族，內分額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察哈爾等多種。分布情形如后：

1. 在焉耆者原為土爾扈特族，有親王一人，在焉耆，伊犁一帶山間遊牧，民族性強悍好戰。

2. 烏蘇縣四棵樹亦有親王一人，遊牧區域小，民性亦極為強悍。

8. 伊犁駐有二種，在博樂縣一帶者為察哈爾蒙古種，天山以北者為方蘇牧蒙古種。

4. 塔城一帶者亦分爲二種，卽十蘇牧蒙古種，和新土爾其族。土族人數較十蘇少，有親王統率，民族性雖然強悍，對政府却極忠順。

5. 阿爾泰區者有烏梁海蒙古種，設有一公，處理蒙事。牧遊地域在阿爾泰山之陽。人民亦強悍而效忠政府。

三，回族 新疆原來祇有纏回，而無回回，有之則自甘肅遷移而來，所以又名甘回。原籍爲西寧及狄道。由陝西移入者又名爲陝回。內分新舊兩教。分布於古城，阜遠，阜康，迪化，昌吉，綏來，伊犁，焉耆，吐魯番，鄯善，哈密，烏什等處。吐魯番，鄯善，伊犁，烏什，焉耆的回回，多信新教，其他各處則爲舊教。

四，漢族 清同治以前，在新疆的漢人，多因回民變亂而遭慘殺，今日新疆的漢族，係由左宗棠，劉錦棠平亂後帶去的湖南人及湘軍。此外甘肅，陝西兩省的人亦多；卽晉，鄂，豫，各省因經營商業來者亦不少。漢人在新疆全省人口中不過占十分之一，可是新疆省的統治權，完全在漢人之手，所以南北疆因設有官的原故，到處均有漢人，迪化爲省城，漢人尤多。

五，哈薩克族 哈薩克爲漢時康居人的後裔，以牧畜爲業，分布於下列各區域：

I. 在阿爾泰山區域者，分爲十二個遊牧團體，由郡王統率；其下還有貝子，公，台吉，烏古魯代，札蘭，章蓋，昆都，差遣等官職，分治所屬事務。

2. 在塔城區域名爲那依滿者，分四個千戶，散居於塔城與額敏縣山間。

3. 在伊犁區者，散居於山中。

4. 在鎮西區者，包括迪化，綏來，古城，鎮西等縣都是他們聚居之所。

哈薩人性亦強悍不馴，但甚懶惰，善騎術，信回教，男子除牧畜及結羣拾刼外，沒有可作生活者。哈族在新有一種特殊情形，清同光間，中俄劃界的時候，一部劃入俄國，名爲俄哈，一部劃入華境，名爲華哈，他們的關係，並不因國籍的不同，易其親疏。

六，布魯特族 布魯特又名黑黑子，漢時烏孫，休循，捐毒各國的後裔。散居於喀什，英吉沙，蒲黎，烏什等處的邊境，且時與蘇俄邊境的回族相往來。民族性亦極強悍，但與哈薩克不同，人民得知有法度，不敢胡作妄爲，亦信回教。

七，老克夷 此族原來是蒙古韃靼種，後來有一部份遷居於卡杉，嘛喇每隔十年派員去視察他們的時候，見他們漸與回族同化，視察他的人罵他們爲老克夷（卽狗之意）因此有名。後來又有一部份移入俄境與白人同化。至蘇俄革命後，始改入華籍。散居於迪化，伊犁，塔城一帶，人數不多，信回教。

八，此外還有滿族的錫伯族，爲滿清時代屯戍此地的滿人，留居于伊犁一帶信佛教；蒙族的索倫族，亦居於伊犁，塔其克族爲布魯特族的一支派信回教。又有歸化的白

俄族，及帝俄遺民，而歸化入籍的，散居於迪化，塔城，伊犁，阿爾泰等地。

新疆有這些言語不同，信仰各別的民族，雜然混陳於大地之上，自然這在政治上是一極重要的問題。

新疆各式各樣的問題，已約略如上述，茲再進而言解決新疆問題的途徑。

馮有真君曾隨羅文幹氏，到新疆巡視過一週，他說：「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偉大，不到新疆不知新疆之危機。」又說：「新疆之偉大勝於東北，新疆之危機亦甚於東北。然新疆不為東北之續乎？是在政府與人民如何合力統籌矣」。這些話可與以前各節所述的情形相印證。所以要解決新疆問題，實在是一件無可下筆的問題。

新疆的問題既有外交與內政兩方面，當然應從兩方面着手：關於外交：第一應由中央規定一個最低限度的國策，從新規定着新疆與蘇俄的關係，而一洗過去祇認為地方問題，由俄人脅迫新疆當局訂定種種足以亡國的密約之失策。一切新疆問題既完全由中央來交涉，那麼至少中央除可以明瞭俄人的意向外，盛世才也就不易借外人以自回。對於中央政令一些也不管了。第二則應速令顏大使回任，中俄國交雖早恢復，而中俄國際關係，祇做了一個互換大使外，一無事，這是要給俄國以最易的藉口，而予我邊疆以更大的陰謀的。俄大使回任以後，如能本着中央最低限度的國策與蘇俄交涉，我想至少目前這種惡化的局可以再不惡化下去，那麼新疆的危機，可因此而得到挽回也未

可知。英國及其他中央亞細亞各國，如果我們對於新疆內政有辦法，對於新疆的民族問題有辦法，英國及其他想染指於新疆的帝國主義者，自然也無機可乘。外交問題解決途徑的大綱，我以為要這樣。

關於內政，羅文幹曾經提出許多辦法，如厲行法治，開發交通，整理財政，發展教育等，已見前節，但是這些都是中央政令直接可達新疆，而新疆省政府組織健全之後，才有辦法，目前則並非這個時代，目前應該注意的還是在於軍事，使盛世才失所憑藉，然後才能服從中央，接受中央對於新疆的辦法，或者由中央直接派員改組新省政府，整理新政，盛世才不敢反抗，然後才可以談到厲行法治，開發交通，整理財政，發展教育，融洽民族感情，使他們認識他們是中華民國的人民，而不是纏回，漢回哈薩克等等。那麼新省的內政問題才可以解決。

前節曾經說過：盛世才祇有二千三百餘人之所謂新軍，但是這些軍隊完全受了金樹仁政策——軍隊要愈腐敗愈好政策的遺毒，向無訓練，嗜好甚深，一經戰鬥能力；至於歸化的白俄軍，也時常酗酒滋事，紀律極壞，戰鬥力自然減少。上一次盛世才之所以能將馬仲英打得落花流水的，完全可說是由俄境退入的東北軍的實力。他們在東三省做過許多抗日工作，既有訓練，也有相當紀律，盛世才現在完全是靠恃他們，以他們為後盾。但是這些人之所以幫助盛世才，並非因為盛世才過去曾在東北做工作，有歷史的關係，却完全因為馬仲英叛變的時候曾提出一個殺盡漢人的口號

，所以他們不得不起而自衛，以幫助盛世才。那麼現在以東北軍爲基本幹隊，不爲盛世才所用，盛自然無能爲力，因此我主張此時應由中央派一與東北軍有歷史關係，且在政治上軍事上有作爲的人，前往指揮這一部隊；同時並派大員前往西北疆宣撫各民族起而擁護中央，——此並非空想上。次羅文幹到新疆，許多纏回都被他感化——那麼一方面盛世才無可作爲，而各民族亦能相安無事，然後派一批得力人員，改組新省政府，從事於新疆內政之改革，豈不逐漸有了辦法？再利用現在綏新汽車路的原道，由各方面非形式的運往中央軍隊，逐步排佈，我想外交上有了辦法，這樣逐步的解決，決不至於挫壁。這就在乎中央如何去運用其整個政策罷了。

此外再一談財政，教育，交通等問題：新疆有如許多富源，行政如能統一，財政決無問題。不過當改革之初；中央應切實予以協助，到了相當時期，新疆必能自給。據馮有真先生告訴我們：新疆的礦產，一在英吉沙爾，沙車，葉城，和闐，洛浦等山中富藏鐵，金，銀，玉之類；和闐玉尤極著名。二，喀什，烏什，柯坪，溫宿，拜城，庫車，屈茨，焉耆，庫爾哈拉，烏蘇，綏來，昌吉，呼圖壁，輪台，吐魯番，鄯善，迪化，阜康，孚遠等處的山脈中，產銅，煤炭，石油，白鉛，水銀，硝，鐵，硫磺，黃金，玉，銀，石蠟，錫，水晶等品，喀什一帶的石油，綿延數百里，源源不絕，拜城庫車之間，銅山多至十餘座，爲全國銅礦之冠；吐魯番，迪化一帶山頭，色呈烏黑，煤產

自然豐富了。三，伊犁，綏定，寧遠，塔城等處山脈中，產煤，鐵，金，銅，鉛，石油等屬；塔城一帶的石油，長遍千里地面，尤爲可觀；而阿爾泰山的產金，這是名聞於世的了。新疆的農業：（一）在阿克斯，乾德，綏來，烏蘇，伊犁，沙灣等地，爲產米的地方，米質尤佳，阿克斯的米粒，長或半寸；吐魯番，產棉花，年爲三百餘萬斤；瓜棗到處皆有，而吐魯番葡萄與哈密瓜，更是著名。此外麥與豆亦極多，每種一石有二一石的收入，新…土地的肥沃，於此可見。三，牧畜在前清光緒年間，每歲牧畜總額，達三四百萬元，現在當然十百倍於前清。因此除肉食外，羊毛，羊皮，羊腸等如能設法運出，其利源之豐，可以概見。蓋新疆爲所謂牧國，到處都有廣大的牧場，而蒙古，哈薩克，布魯特等族，固然全以畜牧爲業；即其他纏回諸族，也是半耕半牧，因爲牧畜較之農業的利益爲大的原故。而伊犁，焉耆，鎮西三處的所謂新疆馬，也是名聞中外。此外纏與蠶絲兩者亦有許多出產。新疆有怎麼多的富源，還愁財政沒有辦法不成？至於交通，新疆與蘇俄的交通，現在已不成問題，自新疆與綏遠的汽車開行以來，綏新交通也開一新紀元，由迪化到綏遠不過半個月而已。所以目前祇要將綏新汽車道，略加改造，初步交通總算有了辦法，再進而依照羅文幹氏的建議逐漸發展國內及新疆本部交通，也就有了辦法，至於教育，吏治等問題祇要整個看政治有了辦法，這些自然容易的了。

記者粗枝大葉的意見如此，不知讀者以爲何如？總之

記者既未到過新疆，所得的材料，又等於東抄西襲，因此而想建議改革新疆，自然未免膽大妄為。不過這祇是愚者一得之見而已，幸求讀者多多指教。

對日問題的檢討

(續三) 李景森

B 財政危機之真象——日本財政破產，生產枯竭，國

債增加，金融的恐慌，已達於極點了。我們從這種種方面考查下來，日本早應該自己滅亡，不要專靠僥倖的生存，而善於欺騙的日本，仍作執迷不悟的大夢，向我滿蒙大那侵略。現在我們不說別的，只將他們國家的經濟作一總檢

歲出

經常部

十三萬五千七百三十九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元

臨時部

八萬萬八千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九百四十元

合計

二十二萬萬三千九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八元

歲入

經常部

十二萬萬八千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元

臨時部

九萬萬五千一百一十萬四千五百九十八元

普通收入

五千四百六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五元

公債

八萬萬九千五百四十萬三千二百五十七元

合計

二十二萬萬三千九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二十八元

由此一看，日本全年的預算，歲入歲出僅能相抵。倘千五百萬元。

生別故，就無法維持了。自九一八事件以來，日本財政歲

出上更加了一番困難，財政之困窘，已成不堪收拾之現象

。在國家歲出的事實上又增加了下列的幾個負擔：(一)

歲出估計過大當差二萬萬左右。(二) 僱華軍事費增加每

月約二千五萬元。(三) 救濟農村及小工商業需款約五萬

萬元。(四) 因日幣匯價跌落——外債利息增加每年約七

千二百八十八萬七千元。(五) 日幣跌價償還外債增加約

九千萬日元之譜。(六) 因人民困窟租稅不能納足約欠

以上數端，僅就吾人所知者，日本政府已不能担負。

故以現在形勢推之，日本這種困窘，恐非濫發公債不可；

此種公債政府不能向人民公募，只能由日本銀行承受。然

日本銀行既無點石成金之術，亦惟有發行紙幣，以維持一

時。然紙幣充斥，必致物價漲高，匯兌跌落，因物價漲高勢

必增加開支，因增加開支，勢必更多發紙幣，互相為因，

互相為果，終必致日本之圓與德之舊馬克，俄之舊盧

布，同成爲世界之三大廢物矣。至此『大日本帝國』乃宜

告「壽終內寢」。

(乙)政治狀況——一國的政治往往因時代的關係，情形非常的複雜，決非少數的文字描寫所能清楚。但日本近幾年來，發憤為雄，加以國內各爭勢力，對於政治，時生變化。今就以日本最近的政治狀況略述於次：

A 日本政治的本質——日本自維新以後，政治上就有議會的成立，議會成立的要素，表面上雖然是議會的立憲君主政治，具有現代政治的形態，其實則為官僚的立憲君主政治，議會不過為一諮詢機關吧了。最高權力，還是在一些老而不死的元老們手中；所謂政黨亦不過是一羣爭權奪利的高等遊民吧了，也不是國民幸福的政黨。自田中義一的倒台，並非是議會的信任不過，樞密院的不滿，實在是難以維持了。因為國內無論那個政黨相閣，都要這些元老「奏荐」，政府的種種設施，也要徵求他們的同意。這種卑鄙齷齪的政治人格與手腕，為東方帝國主義之一大特色，也是政治腐敗的一個表現。

B 日本政黨的分化——日本的政黨，因為一些元老及高等遊民的把持分合聚散，變化無常。現在我們把牠的各派分開談談，就可明其淵源。(一)政友黨——這是明治三十三年由官僚巨頭伊藤博文做中心，組織成立的，他的主要基礎是保守地主階級，封建色彩，非常濃厚。到了戰後，內部分裂，一為政友本黨，維持伊藤氏的精神；一則與憲政會革新俱樂部，組成聯合內閣。昭和三年，由田中義一氏組織政友內閣，因橫行強暴政策，弄得國際間時常衝

突，引起莫大的反響。一九二八年總選舉時抬出七十六齡老翁犬養毅為總裁，但結果是仍舊失敗的。(二)民政黨——這一黨是由政友本會與憲政黨(一部分)的合併，再由新進金融資本的代表者濱口雄幸氏担任總裁而成立的，但是他的內部矛盾很多，它是處處反對田中內閣，對華政策，較政友會為陰柔，反對強橫干涉。自從政友會倒台後，民政黨起而相閣。(三)無產黨——日本無產黨中最顯著的有四黨：即是勞動農民黨，日本農民黨，社會民衆黨，與日本勞農黨。這四黨到了最近更發出許多變化。至於變化的內容，非常複雜，因限於篇幅，不多贅了。

C 日本對華的政策——日本對華的政策，原來是有兩方面：第一方面是海洋政策(即遠東政策)第二方面是大陸政策(即滿蒙政策)，這兩種政策早已施行開了。現在我們再拿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政黨方面對華政策來考察一下：(一)政友會對華的政策是武斷的，蠻橫的，動不動就要出兵屠殺，採取武斷威脅的方式。(二)民政黨對華的政策本來與政友會同是一樣的目的，不過民政黨的外交幣原氏者是專以打有利益的算盤為能事。表面上高唱中日親善，不干涉內政，實際裏還不過是一個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同一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侵略的手段不同，而其侵略的政策強硬與陰柔均以中國為中心！

(丙)教育狀況——教育為興國之本，建國之基。日政府關於教育，現在傾注全力以求其普及。因日本為世界上有名無學國民之地，從前其國民中識字者不過百分之十之

譜，其熱心提倡教育仍不稍懈，因之日本教育前途，大可樂觀，在最近將來，或可與他國立於平等之域。或可超過他國之地位。又日本之教育，不但於學校中行之，又能利用博物館與俱樂部而為教育之事，在這一點頗值吾人之驚嘆也。在他國言之，所謂俱樂部者，不過打球，又麻雀等，或為少數人集會談話之所，而在日本即東京一地，有俱樂部數百處，凡各職業組合，各官廳，各社會，殆無不有俱樂部者。其利用俱樂部，或為軍事教練，或教失學者以文學，或教裁縫，或教世界語，又或唱戲演電影；凡學校以外之國民教育，皆依俱樂部以行之。即是不以俱樂部為娛樂機關，而為社會教育之機關也。又彼等於國民一般之政治，教育極熱心從事焉。彼等為施行軍事教育而求其普及，固不待論，不但中學大學行之，即自幼稚園之生徒，開始戶實施軍事教育，以此可見日本教育之一般了。並且知道日本對於軍事教育之注重力。我們嘗聽日本一般平民均有軍事之常識，其軍事教育之成績亦可見矣。

設立博物館之處極多，小學校中學校之生徒，固無論矣；一般民衆亦常往參觀。我們常聞各國博物館參觀人數之多，然未聞如日本博物館參觀人數之多者，僅東京一處，博物館之數即有多所。無論何時何地，至博物館皆有人滿之患，而說明者及主辦者皆依實物教育對於來觀者使之了解意義。其教育之方法恆與他國不同。小學教育，則用綜合教育之方法。據中國留日學生云：資本主義諸國之教育等於教育之遊戲，涉教以不能理解之物，徒與兒童以難

堪。若日本則求其了解而應實用。例如小學教育，一經入學則使學校與家庭互相連絡，務期明白家庭應做之事與學校應做之事的意義。於是再擬各種題目，以爲中心，而教授之，並無他國學校所謂之算術幾點鐘，國文幾點鐘者。例如擬題爲『夏季應行之事如何？』則其間無論地理或理科或動植物，皆與夏季有關者。又學校之組織亦不同平常，學生之權力，殊較先生爲大。學生有委員會選舉委員，執行學校之行政。例如學費一項，在日本與各國不同，或取之甚昂，或因家貧取之甚廉，或竟免費，又或於免費之外更給津貼，皆由學生委員會以定之。或有謂年輕幼稚，恐處理校務有不當者，倘有不當，皆教員之罪也。據日本映畫雜誌所載，東京某大學因有左傾之嫌，乃集各教授而加以測驗，使學生委員會之委員當場質問之，苟不當委員之意，即行免職，其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此種辦法，當然弊害極大，而在日政府之意，係使學生自身負負責任，以養成自治自尊之觀念。蓋無論何人，不能不服務社會，使學校中即可養成服務社會之能力與經驗，其用意亦未可厚非也。但日本教育界因學生之權力過大，教員不能干涉學生之行動與自由，於是學生容易發生毛病，往往干涉內政；加以日本的政治非常腐敗，一般國民都沒有享受政治上應得之權利。而那執政者都是些迷信神權，擁護日皇，壓迫人民的東西。因此被壓迫的人民，逼得無路可走，耕者無田可耕，讀者無書可讀，教育前途日見腐敗，以故社會一般具有知識的份子，乃傾心研究馬克思，夢想造成俄國亦

色恐怖的局面。赤色的思潮，瀰漫於全國青年知識份子中。這種思潮，已日形擴大，例如一九二九年檢舉共產黨時，學生佔了多數；全國各大學學生正式加入者計有一千二百四十多人。又如一九三三年暴日侵略我東北的過程中，國內赤色份子紛起擴大組織，學生仍佔多數，倘非政黨的起而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成了赤色的國家。現在我們把日本赤色思潮瀰漫的事實申述一下：

(一) 日本一般中學大學學生，固不待論，而一般尋常小學校學生，無一不有閱馬克思一類書籍者，關於這種書籍在校淋漓滿架，除政黨派人來干涉外，學校亦不加禁止，如此現象，實可危也。

(二) 日本一般小書店，大都靠代售馬克思主義一類書籍維持生活。關於馬克斯一類的書籍，如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資本論，列寧主義，共產黨宣言，馬克斯主義教科書……等書，差不多在不論何家書坊，到處皆有。據我國留日學生來談，日本東京市某書店，關於馬克斯恩格斯全集，資本論，出版不數月，便銷售四萬餘部。其他關於馬克斯的書籍，不知銷售了多少數，由此可見赤色思潮在社會上尤其是教育界已有莫大的潛勢力了。

(三) 因為赤色思潮瀰漫，隨着便有赤色的恐怖，你看日本社會上不但教育界起風潮的事件日見擴大，而且無產階級的政治運動也猛然的抬頭了。一九三〇年選舉時日本一般教育界的首領及無產政黨更大肆活躍。

(四) 因為赤色思潮的瀰漫，各種研究馬克斯主義的

大小團體，如社會科學研究會，新人會，大原研究所，我等社等，好像雨後春筍一般的發展。

這樣的赤色思潮，一天比一天擴大，日本革命的慘劇，將來定要在東京表演一次的，教育的前途，何堪設想呢！

(丁) 實業狀況——關於日本的實業，我們要研究的話，首先考察實業的來源和基礎。我們都知道日本事業之發展，是侵略中國之結果。至於發展的分化和原因，我們姑且不論，今就其實業的狀況，關於交通，工業，商業，方面來略談一談，亦可明其淵源。

A，交通方面——交通是生產增長和事業發展及新的地段發展之基礎。而發展交通之基礎，厥惟鐵路，日本鐵路路線之長度，在一九二三年是五八、五〇〇啓羅米達，在一九二四年日本政府所報告的數字乃升高至六二、五〇一啓羅米達，在一九二五年增至二三、三二四啓羅米達，在一九二六年為六四、五五二啓羅米達，一九二七年竟達六五、八四二啓羅米達。當一九二三年時由鐵路上所得收入約達八七五、〇〇〇元。日本在飛行事業上也頗有了可觀的進步。在一九二三年日本是沒有飛行的航線，但是在在一九二四年官方宣佈日本飛行的航線乃達五、九八八啓羅米達之長，在一九二七年有二一、五三七啓羅米達之長。由此以看日本對於交通的發展，仍不遺餘力，以遂吞併東亞之野心。但日本近因國內的人口增加，生產驟減，以致國家經濟完全破產，對於交通之發展，遂漸行停頓矣。然而，日本侵略我東北，仍以鐵路為唯一之工具，處心積慮，又在完成吉會鐵路。其動機不必我來細述，只看田中義一

筆摺中的一二段就可以完全明瞭了。

B 工業方面——日本自被強制放棄閉關以來，各個支配階級即努力於工業之發展，進而為國家武力之增進，也完成了很大的任務。國家用自己的資本金振興新工業，工廠則俟經過試驗期後交給民間經營。民間企業為擴充而向政府取得資本及獎勵金等。但日本在工業發展的過程上也曾遭遇過幾種障害。

(一)一八五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日本也因國際條約被白人帝國主義強制的予以協定關稅。幼稚的日本的工業，如無強度的國家援助，早已不堪帝國主義列強之商品競爭了。

(二)國土貧弱，故雖極度擷取勤勞階級資本亦未得急速蓄積。

(三)本國領土內，非常缺少所有各種工業原料。即除銅及生絲之外，石炭，鐵，木材，有色金屬，纖維工業之所有原料，以及化學工業之大多數原料等都付缺如。

這些缺乏的原料差不多都是由我國供給的。倘我國收復東北之後，日本的工業上的各種工廠都要倒閉。所以日本工業之特異的構造是原料缺乏，廉價，勞動力之過剩，以及發展所需工業之確固的方針。乃日本工業意識的以軍事的目的為目標，而日本屢次對我及對俄戰爭是擬建築本國所缺少之工業原料基礎；同時是以我為纖維工業之販賣地域。

(未完)

銘珊

王二的妻

十八年的冬天，正是西北飢荒鬧着最厲害的時候。永鎮的柳家溝，沿着東通韓部，西至蒲富的大道。兵隊土匪來往鬧得老不安寧，再加本地方的宵小，因為肚子鬧着飢荒，他們不是挺而走險的去沿路劫客，便是晝夜私奔的偷糧盜麵；柳家溝的比較殷實之家，多半都逃往城里去住。

愛牟在這一年的秋天，任了重泉一個女學校的校長，他的夫人聽到這個消息，便寫信要到縣里來，她說「現在家里沒有大人，丟下她和孩子每晚上聽見狗咬，她嚇得心裏想從口裏跳了出來；晚上不來賊罷了，假若要來個賊，她和孩子時怎麼辦呢……」然而愛牟終於沒有答應。

眼看着已是舊曆十一月的天氣了，鄉下的土匪盜賊，越發鬧得厲害，柳家溝的人民，十家就有九家沒得吃的，多半都是喝稀粥；吃饑饉的人很少，有麥子的人也不敢磨麵，磨下不夠一村人的借呢。這個時候偷盜的人越多了，連吃飯也都要關着門兒。

一天傍晚，愛牟剛預備着出去轉一回，一羣學生忽然跑到他的屋子門首，嘻嘻哈哈，笑語盈盈的說；老師！你們的景超和她姐姐來了。接着一個學生携着景超進來，他的姐姐緊跟在後面。愛牟驚異的問她的姑娘：「你和誰來？」「我和我渭江哥來，昨天晚上把我家里叫賊偷了，我母親叫你趕緊回來搬她到縣里來呢……」他的姑娘接着講了這一大會。

他着忙了，第二天便到處託朋友找房子，最後由黨指

委曹文業，給他介紹在西槐園李司令的公館，李司令在河南駐馬店駐防，家里留住他們的老三位着，愛牟典的房子是在廳房的右面，前院住着夫婦兩個，是李司令家招的夥子。

一星期過後，愛牟從鄉下搬了他的夫人進來，就住在這李公館的中院，和李家的夥子每天見面的機會便多，他們的窗子就和夥子家的窗子斜對，高聲談話，彼此都可以聽見呢。

住在那里第二天的晚上，愛牟從學校回來，他的夫人把前院子家兩口的情形，一五一十的告訴給他。她說：「前頭家兩口子是羌白人。房東招下爲給他們看管門戶的，住房不掏房錢。那個男人叫個王有慶，比他媳婦，（就是他的妻）還小着兩歲，那個人好的很，一天很殷勤，媳婦睡下怕動彈，他給做的吃，打掃屋子，有時不高興了還罵他哩。媳婦人樣兒也好，剛是臉上看去帶些邪氣，把牠打扮得齊整的，穿一個青斜布小棉襖，西瓜皮兒斜紋緞袴子，洋襪子，買下的鞋，頭梳的明光光的，給我說牠二十六了，我看好像過些哩。」

再一天愛牟從學校回來，王有慶家媳婦在門首站着，穿的衣服，正是他夫人告訴他的那種原樣，一點兒也不差，臉上摸了很多的雪花膏，白得像麵缸裏拉出來的一樣，手上還帶着一對圓股兒銀鐲子。見了愛牟，眸子斜溜着瞧他，他也迎頭去瞧他一眼，但他兩個都沒有言語。

進門又碰着王有慶，他們兩人見面，還算是第一次呢。

王有慶從外面看去好像是一個忠厚的青年，他的服裝穿得類似車戶，紮着光棍式的粗腿，腰纏裹着丈幾白大布很粗的一條腰帶，走着路來，騰刺騰刺很有精神，做活也很鑽幹，他從同州馱着販賣青菜，邀着兩條小驢子，回來有一付磨子還帶搭外套，可以見些下麵和麩子。家中祇有兩口人，光景過得像想很舒服。

可惜他也太苦楚了，他的婆娘好像他的母親，他每一次打早上同州去，自己把飯做着吃了，給婆娘另外丟些在鍋裏；他出城大概能走四五十里路了，婆娘才從被窩里爬了出來，塗脂搽粉，打扮得嬌滴滴的站在門首眺望。站上好久工夫回來，從鍋內取出他下的飯來，吃得不可口了，又要罵罵，不然，便拿錢到鄰近招一個孩子給她去端合樂。

王有慶第二天下午回來，卸下馱子，不問東西，連忙先給婆娘做飯，飯後他又買草呀，量料呀，跑着不息，婆娘坐在首和巷里的人們扯蛋。一切弄畢了到屋子去，一會兒又聽得罵他，詆聽見女人七個三八個四的說個不停，王有慶始終像好碌毒攔在身上，連一個屁也沒有壓着出來。

愛牟夫婦在那里也住得時候久了，他們倆把王家備做每天見面後談話的材料。後來聽得外邊來的人找王有慶喊着王二，他們以後談起便也作王二了。

有一天愛牟剛從學校回來，他的夫人又要告訴他王二家的趣史，正在開始要談的當兒，猛然聽得王二家房子騰刺，騰刺，重重的幾聲，接着王二家婆娘怪難聽的尖銳的聲

香大叫起來，「哎呀，我不活了；把你老娘打死！」王有慶，我日你媽哩！王有慶，我日你媽哩！把你老娘不弄死不算你媽養下的……」惹得愛年禁不住大笑起來，他夫人戳着不要他笑，并低聲的說：「人家打架；你還笑哩？」王二的婆娘越罵越起勁了，但始終沒聽見王二再哼一聲！

他們在一處住得時間更長了，已是第二年的春天，對於王二的爲人，他們知道的更詳細；王二才是一個一毛不拔的鐵公雞，對於他自己捨不得吃，又捨不得穿，販菜掙下幾個錢，家里倒也很過當得，油鹽柴炭，弄得都很齊備，因爲這是太太的命令，他有些不敢違抗哩。他雖然那樣子細，却對於太太的物質享受，他從來不敢駁回。太太說今天要一塊胰子二尺洋布，他得就馬上去買，稍微遲延一點，便一五一十的罵將起來。

平日服裝類似車戶的王二，在這一年的夏天，他居然正式做車戶了，他起初弄着一個爛轎車拉着賣炭，炭井距重泉五十餘里，每日打早起身。趕傍晚可以回來。他仍然是自己辦早起來做飯，給太太的還要另外丟出，天晚回來，卸車呀，喂牲口呀，百忙中又要給太太作飯。

這樣日久了，太太還嫌他作的飯吃不下，每天待他走了，便喚着他娘屋的一干人等，到家里烙油餅，捍細麵，炒瓢里油煎得吱吱不住，待他回來，人家吃得胖胖大漲。臨走時還着她妹子運些糧食藥品類的東西回去，祇捉了這可憐的王二一個老鴛。

他回來做下飯，問老婆吃不？太太又給他裝起病來，到晚上想喝油茶，王二又得打上燈滿街去找，左鄰右舍，誰不說那是王二的小媽媽呢。的確，王二比他母親孝敬得多。「聽說他的羌白家里有他母親，他老婆把他母親一頓頓的打，不但不叫他母親吃，并且還打得綁在後院的柱子上，因爲那個。王二才把他這歪婆娘搬在重泉城里……」這又是愛年的婦人告訴愛年的一段。

日子久了，王二回家來，看看他的油罐，又摸摸他的糧食袋，便對他老婆說：「怎麼我的油吃得這麼快呢？糧食也好像少了？……」這一下，又闖下滔天大禍！她接着便吼叫起來：「沒見過你這號挨求人，這麼小氣；一天叫來把這兒摸摸，那兒揣揣，可說爭這樣少那樣，糧食我偷的糶了，油我吃了，看你還把我的求能咬了！」王二呢，依舊的一聲不響！

王二一天一天拉炭，把自己薰得好像煙墩上的塞子，全身上下沒有一處不是烏黑，開口說話，祇露出來兩行白牙。他的太太呢，可真打扮得漂緻，在這一身夏里，她穿了一件西湖水竹布小衫，二藍條子府綢高吊腿兒的袴子，拿了一柄小扇，坐在門首呼魯呼魯搖將起來，從門首走過的人，那個不認李司令公館的太太呢。

有一次又和王二鬧起仗來，嘴裏照舊的「我日你媽，把你老娘弄死，把你個挨求的……」王二氣極了，便拉倒腳踢拳打，結實的打了一頓，他剛一鬆，那歪婆媳翻身起來撈了一把鐵錘，遠遠的順他腿；鏢給了一下，把袴

子割破到腮上又是二寸多深的口子。登時血滿得把苦肉不止。王二立刻倒在地上呻吟。那婆娘嘴裏仍還不住的罵着，後來才是來了一個隣人說了幾句公道，說「這個婆娘妳怎麼這樣混仗？」已經把男人一鉞割成那樣子，你還罵哩？你再混仗，巷里起了公忿，把妳驢日的烘出去哩……」

「她的氣煞才稍微收斂了一點。」

這麼以後，成天價睡到炕上給王二裝起病來，什麼也不做，鬼叫喚的着。王二沒法，紮住了自己創傷的腿，跑來跑去的又侍奉這位小母親。對人家又說把她氣下病了，肚子內有一大塊，疼上來疼得要命。惟有抽些大煙才可以止住；王二又買來大煙給這位小母親燒一口送一口，她仄楞子睡下還吸一口的咳一聲。

這年的下半年，王二棄去了他的賣炭生涯，賣去了破車和老驢子，另買了一輛半細轎車和一頭較好的驢子，專門拉載客商。自開始走車以來，生意還算不錯，但他每次載客出門，仍得趕早起來把飯做好留下，以待太太傍午起來吃喝。有時他走了人家把他留的飯倒給狗吃，便邀集了他娘屋的一干人等，炒瓢支支叫，油香氣一股股送進鼻子來，每次是這個樣子，王二回來雖然知覺，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那敢吭一聲呢。

上面的種種情形，祇有愛車的夫人知道得最詳細。這一年的春間，房東因車搬家進省去了，李公館祇留下他們兩家。王二是奉命負責看守門戶的人，王二的妻從此以後更為肆無忌憚。連愛車的夫人也要尋起她的好鬥來。

有一天愛車從學校回來，她的夫人哭訴着他，要他尋房子，說她再受不下那婆娘的氣。愛車爲這件事還找尋過王二，但王二壓跟兒怕老媽比老媽還害怕十倍，王二是等於零的！

不久以後，愛車搬家了，大半年再沒遇見王二，有一天從學校回來，他的夫人低着聲告訴他「聽說王二給騙了一個客人的一百元，二次人家同他的幾番又誑着把他的車僱去，到半路沒人處，把他叫幾番來，乾井裏去了……」

這個消息傳來以後約大半年，一天下午愛車到李公館門首走過，王二的妻，依舊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對門首望着。

各縣巡迴視察隊日記

十九，弩木池溝

當廢曆正月初八日，爲弩木池溝居民在紅嘴集會之期，遊人雜沓，素負盛名。本隊於是日早七時由縣城首途，進弩木池溝，行十餘里，即抵紅嘴廟，廟曾撰四土番民族民衆凡五千餘人，紅男綠女，十分擁擠，黑龍廟的鑼聲香，誠篤無比。本隊在廟休息片刻，即分別接洽會首人等，着手準備宣傳，適附近各莊社火前來朝神，即請在地方演舞，藉資召集羣衆，所有秧歌，獅子，龍牛之類，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參觀人衆，連聲喝采，倍感興趣。當由陳生杰同志介紹本隊到樂工作之使命，并講述中央清剿匪共，生產救國之要義，次由余講述孫軍來青之不利，并宣佈中央德政，勸勉各界人士，齊起爲國努力，全場寂靜，聽者大爲感動，旋即張貼傳單，畫報等品，而廣

宜傳。再者，該溝所屬十八大莊，除山腦各處，因土質潤澤，頗宜耕種外，至沿溝一帶，連年以雨水缺乏之故，收成極為歉薄，人民流離失所，日有增加，若不設法調劑，必至苦累難堪，誠為該溝目前重要問題也。

待焚雜記

(一) 劉蔚

待焚雜記，本來是我記以待焚，不願人見的東西。因既妄誕不經，不願將此種未成熟的見解，傳染於人。但近來，彷彿有人漸漸的罵我為「不知人世間有羞恥事」，其實人間羞恥，究竟有什麼定義？余嘗清夜捫心，反躬自問，殊未覺得，「不恥不若人」，反覺高唱知恥之輩，率多無恥之流，何妨不恥，不恥偏不恥，將待焚雜記，亦請大家看看，人生真不過如此而已，何必拘謹一生呢？

居今回顧，我過去對人對世，似乎殊少實話，即所謂「所說與所想不同」，至其何以如此？即上文「不願將我未成熟的見解傳染於人」之意，此與「言不顧行」之惡徒，其間不能以寸，然亦小有異焉。但近來忽想專與虛偽搗亂，覺一切非實招畫供不可。本文內容，不特是非相謬於先哲，而好惡亦多與時賢不同，而其所以不避此種毛病之故，亦從實畫供之意也。以上這推算是否序。

(一) A 不可以資格論

積之往古，證之時賢，凡成大功業，有大發明者，不必悉為科第文人，或大學畢業。是故具有天才或腦力強健之人，即令出身寒微，或僅在中小學校畢業，亦非絕對難成就事業學問之望。此際祇須有志上進，不隨世俗腐化，到處留心，遇事努力；或獨學自修，或因時領會，則學業

畢業。儘有意外成功之希望。然而世俗偏向資格，往往有大本領大才力之人，因礙於資格，而橫遭白眼，致感不遇；此後傑傑壓囊之嘆，千古為之痛惜！

孫中山先生為四十年來中國革命領袖，而其三民主義的政治思想，特互萬古而不可變者也。然初亦以未經科第出身難轉士紳同意。吳稚暉氏之言曰：「我起初瞧不起孫文，因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並且疑心他「識字」。有清之季，總理活動之所以不易得手，幾遍南海者，蓋以此也。由是而聯想到今之有智慧穎異之青年，而無立身學以求高等資格者，誠人生之大不幸也。嗚呼！惟人生以戰勝環境為上，吾以為今日處此頹廢環境地青年，切不可自萎於消極退縮之途，人人有承先盛德之責任，即事有新陳代謝之連鎖。須知吾輩今日處此不幸之降臨，迺過去先進不善為社會努力之惡果，竊願今日臨此不幸之青年，任前驅，開進路，為後起之士，開一新境界，勿使茫茫天壤，常有虛知所止之感！凡事尺璧非寶，寸有所長，祇希有益於人羣，不必強求急功與近利。能於此種瞭解之下，各就所好，鑽研精進，當不再受此種不幸之階，而有自蒞苦海之舉。

出者：

青海評論社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價目：每本三分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出版